

李佩甫文集

# 黑 蜻 蜓

长  
江  
文  
艺  
出  
版  
社  
H  
E  
I  
Q  
I  
N  
G  
N  
G

黑  
蜻

虫  
连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蜻蜓/李佩甫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5

(李佩甫文集·卷三)

ISBN 7-5354-2205-5

I.黑…

II.李…

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0454 号

责任编辑:秦文仲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5.5 插页:3

版次: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50 千字 印数:1—6000 册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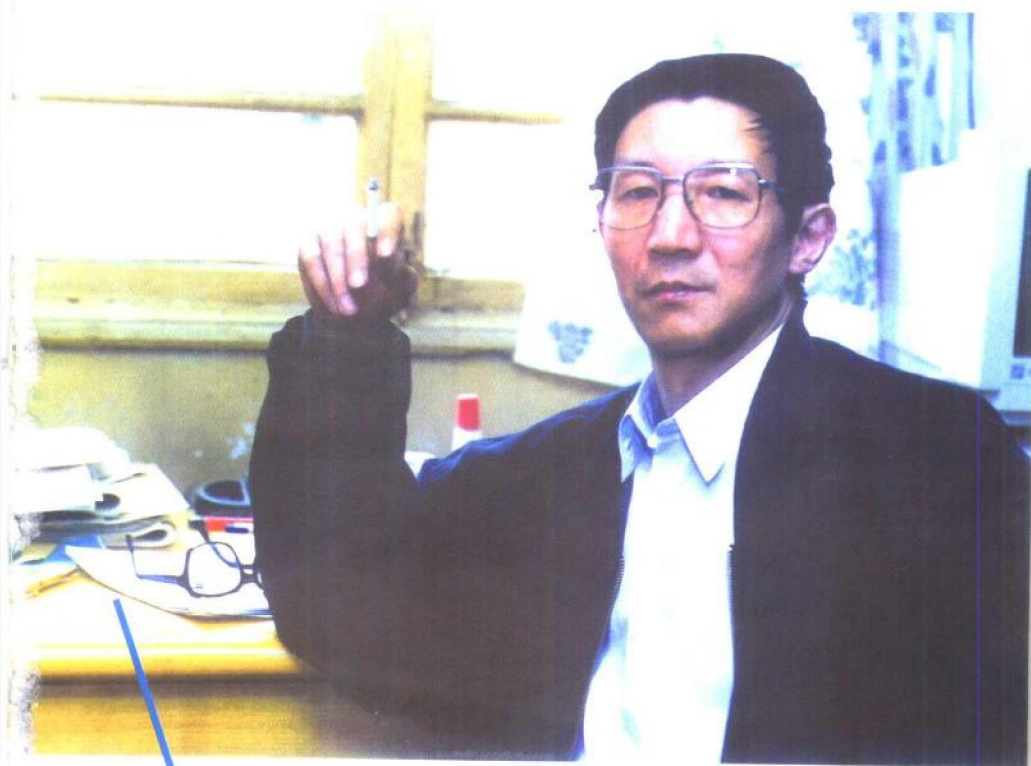
I·1679 定价:2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## 李佩甫

李佩甫，1953年生，河南许昌人。曾为知青、工人、文化局创作员，刊物编辑，副主编等，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河南省文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。

自1978年以来，先后发表、出版长篇小说6部；中短篇小说选集3部；长篇电视连续剧4部；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50余篇，约四百万字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李氏家族》、《城市白皮书》、《金屋》、《羊的门》等；中短篇小说选集：《中国当代作家选集——李佩甫卷》、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、《李佩甫作品选》等；长篇电视连续剧《颍河故事》、《难忘岁月——红旗渠故事》等。作品曾先后荣获全国“庄重文文学奖”；全国飞天一等奖；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；“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”；《小说选刊》优秀作品奖；《小说月报》优秀小说奖；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奖；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等数十次文学奖励，部分作品曾被翻译到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。

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辑入的十几部中篇小说，都是作者的代表作品，它以奇妙的构思、生动的语言，丰富的人生画面，展示出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。充分体现了作者在中篇小说创作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。其中，《红蚂蚱 绿蚂蚱》、《黑蜻蜓》、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、《田园》等曾获全国性大奖。

LIPEIFUWENJI

李  
佩  
甫  
文  
集

AAFS/06

# 目 录

无边无际的早晨 .....	1
黑蜻蜓 .....	59
豌豆偷树 .....	98
送你一朵苦楝花 .....	153
红蚂蚱 绿蚂蚱 .....	200
学习微笑 .....	240
村 魂 .....	280
乡村蒙太奇 .....	309
田 园 .....	349
小小吉兆村 .....	395
满城荷花 .....	434
红炕席 .....	448
画匠王 .....	459

11258-00

## 无边无际的早晨

—

国的好运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。

三十六年前，国光荣诞生在大李庄村那堆还未燃尽的草木灰上，头冲着一篷熊熊燃烧的豆秆火。

那是五更天，颖河墨一样地流着，夜色缓缓地从树梢上掠过，岗上的柿树晃着油缎一般的黑亮，古老瓦屋的兽头狰狞地斜刺夜空，老牛的倒沫声早已住了，狗们还在酣睡，远远近近是一片寂然的静黑。倏尔，谁家的公鸡叫了，那一声长鸣嘹亮而遥远，唤醒了天边的一点点鱼肚白，那白渐渐地漫散开去，透出了桔红色的亮。大地渐灰渐白，一条条灰带一样的土路从村庄四周蜿蜒而去，土路上新湿着隔夜牛蹄的印痕。小风从远远的天边刮过来，轻摇着场边的垛。于是一声陈旧的咳嗽响起，把那一抹遥远的亮光钉在了瓦屋的红辣椒串上。这时候，国的娘觉得不对劲了。怀孕已九个多月的国的娘匆匆下床，赶紧往屋后的茅坑跑。她紧跑了几步，只听“忽拉”一声，一股腥热的气味从裤裆下窜出来，羊水破了。国的娘在钻心的坠痛中喊着：“天爷，天爷呀！”又折回头踉踉跄跄地往灶屋奔。国的娘坚忍地跨进灶屋，半躺在地上，慌慌地把灶里的灰扒出来铺在下身处。九月天，风是很凉的，躺倒在地的国的娘怕冻了将要出世的孩子，再次忍住腹疼起身，把一小捆点燃了了的豆秆火续接在那片摊开的草木灰



上。国的娘就这样头枕着灶屋的门坎躺在那片草木灰上，用一声声无助无援的痛苦呻吟去迎接那个伟大的时刻。

在国的艰难的诞生中，国的娘曾经昏过去三次。每次从冷风中醒来，国的娘都勇敢地呼唤着：“快吧，快吧，儿呀，我的肉肉哇，快点吧！……”在娘挣扎呼唤声中，国的头随着血水慢慢地滑出来。当国的身子还在娘肚里的时候，铺了草木灰的黑色大地已接受了他那小小的头颅。于是，在国的身子还未落地之前，就闻到了混着血水和草木灰的泥土的气息。那时候因为国的娘几经挣扎移动，使国那慢慢滑动的头正对着灶口，而灶里的豆秆火也已烧到了灶口，流淌的血水虽然阻止了火的蔓延，可国的身子还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动，滑动……当国的娘再次醒来时，她已着实感觉到了脚边的灶热！为了不让灶口的豆秆火伤了孩子，国的娘做了最后的挣扎。她的两只脚顶在灶角处，身子一点一点地向上移动，以至于半个身子都枕在了灶屋的门坎上。国的娘在最后的挣扎中用尽了全身的气力，于是便有更多的血液从下身处淌出来，去与灶口的豆秆火对垒……而国仿佛听到了大地的召唤，在血与火的战争、生与死的搏斗中，加速了他的滑动。

晨光亮了，九月的冷风掠过低矮的土墙，随雀儿在空荡的柴院里打旋儿。这时国的娘半个身子都沐浴在冰冷的晨风之中，冲荡的冷风一次又一次地肆虐着进行伟大生产的国他娘。承受着生育之苦的国他娘已通体麻木，身子连一点热气也没有了，但她内心深处呼唤从未减弱过。终于，在神经彻底麻痹之前，眼望皇天的国他娘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啼哭……

那一声啼哭像号角一样响在大李庄的上空，随九月的晨光飘进了一座座农家小院，久久不绝。不用说立时惊动了四邻的婶子大娘，当邻居们匆匆赶来的时候，赤条条的国离灶口只有四指远了！他身旁是一把生锈的剪子，脐带还连在母亲的身上……

于是国得救了。可国的娘再也没有醒过来……

国命硬是不消说的。七天之后，远在平顶山的煤窑上拍来电报说，国的爹在井下挖煤时被砸死了。那也是早晨，快下班的时候……

这一切国都不知道。他一睁开眼就看到了许多张脸，看到了一双双充满怜爱的眼睛，于是国很残酷地笑了。国的笑使大李庄的女人们纷纷落下泪来，她们更紧地抱住孩子，说：“娃呀，可怜的娃呀！”

国在襁褓中为他娘送了葬。这时他在四婶的怀抱里第一次来到村外，见识了无边无际的蓝天，见识了仿佛一世也走不出的黄土地。秋渐深了，天极高，云儿极淡，大地赤裸裸地横躺着，一片乏极了的静。在送葬的土路上，黑压压的人群在缓缓地移动，高挑的“引魂幡”晃着刺眼的白。国一定是在缓慢的移动中感觉到了什么，他突然哭起来。他的哭声像一管哀乐，伴着那凄婉和沉重走向坟地。娘的“牢盆”是国自己摔的。在路口上，四婶捏着他那嫩嫩的小手去摸“牢盆”，尔后四婶突然松了手，紧接着他听到了一声摔成碎片的脆响！于是他哭得更加锐利。这响声在他小小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痕，直到多年后，他才明白，那是恐惧，失去依托的恐惧。

从此，国的待遇升格了，他由一家人的孩子变成了一村人的孩子。大李庄村的女人们为他提供了最优秀最廉价的热量。队长老黑站在村口的大碾盘上庄严地宣布：“妇女们听着，喂一次奶记三分！哇，喂胖了鳖儿我奖励她！哇，奖励她一升半——×他娘两升——谷子！”那时，村里规定割五斤草记一分，这是割十五斤草的价码。如果按队里年终结算的价值，一个工分值人民币六厘六，三分合人民币一分九厘八，差二厘不够买一盒火柴的钱。老黑还说：“听着，‘党员媳妇’喂奶可不记分！”老黑是党员，他媳妇喂奶自然是不记分的。女人们听了却乱哄哄地“噫”道：“娘那脚老黑，不记工分能叫娃儿饿着？！”

国什么都可以抵赖，惟独吃百家奶长大这一条是无法抵赖的。那时候，只要是生了娃的大李庄女人没有不瘦的，那没有血色的黄瘦便是他一次次贪婪吮吸的记录。多年后，国在私下讲酸话的场合里曾经给人吹嘘，说他摸过一百多个女人的奶子！奶子是女人最圣洁的地方，人们自然不信，要他细细说。国无法说，也不能说，只神秘地笑笑。但国心里清楚，那时候他从一家转到另一家，嘴里吃的，手里抓的，就是那肥白。没有奶水时他就咬，咬得女人们哇哇乱叫，这状况一直持续到他三岁的时候，在大李庄村，只要是生过娃的女人，都知道他的小狗牙厉害！

国三岁时才起名。那时上头来人普查人口，一个村一个村地挨着查，村上人们全都站在场里挨个登记。查到最后见队长老黑还抱着一个娃儿，驻队干部就问：“这娃子啥名？”队长老黑“嘿嘿”笑着说：“没名。”驻队干部大笔一挥说：“就叫‘治国’吧。”

## 二

后来人们说国天生是做官的料，那是有根据的。

国六岁时便被称作“二队长”。那时，他光着屁股蛋儿，嘴上挂着两筒鼻涕，整日里跟在队长的屁股后头晃悠。队长派活儿时他也跟着，队长说：“叫南坡的地犁犁。”他就说：“叫南坡的地‘哩哩’。”队长说：“谷子该割了。”他也说：“谷子该‘哥哥’。”每到夕阳西下，队长像瓮一样往村口一蹲，国就气势势地在他身边站着。遇上割草的孩子，队长就眯着眼问：“没捎点儿啥？”打草的孩子自然说：“没捎。”“真没捎？”队长慢悠悠地问。孩子们便怯怯地放下草筐，说：“你搜，你搜。”队长便歪歪脖说：“国，过去摸摸，看鳖儿扒红薯了没有？”国就跑过去摸。草筐很大，摸是摸不出来的。队长就说：“让鳖儿扣过来！”国说：

“扣过来！”于是就顺从地把草筐扣过来。这时队长又问：“国，听见响了没？”国要说没，队长就说：“让鳖儿滚吧！”国就说：“滚！”有时也搜女人。那会儿日子艰难，女人腰大，下地回来总要塞点什么。搜女人时队长就蹲在那儿，让国去摸女人的腰。国的小手在女人的腰上摸来摸去，摸得女人咯咯地笑。女人也不生气，知道孩子小，不懂事儿，只骂队长不是东西！队长眼角处邪邪地笑着，却一脸的严肃，嘴里说：“老实！”又让国往深处摸……也有搜出来的时候，就罚。偷了红薯或玉米的，就把东西往脖里一挂，让国跟着在村里走一圈儿。丢了人的女人一路走着哭着，一声声喊国，国说算了才能回去。待到收工之后，国便气势势地往路口一站，喊：“老三，过来。”队长就笑了：“喊叔。”国又喊：“老三，你过来不过来？”队长说：“鳖儿——喊叔！”国阳阳地掀起肚儿来，两手一夹：“老三，我×——”队长骂一声：“鳖儿！”就乖乖地赶过去蹲下了。国两脚一跨骑在队长脖里，叫道：“喔——驾！”队长立即驮起他，小跑回村去。国骑在队长的脖子上昂昂地在村里过，有时还要在村里转上三圈儿，手拧了耳朵放他走。若是碰上那家女人好针线，队长喊一声：“鳖儿的裤子烂了，给他缝缝。”说了，就有女人拐家拿了针线出来，好言哄他下来，就势蹲下给他缝。缝好，在裤裆处把线头咬断，替他拍拍身上的土，又任他撒欢去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国又被称作“驻队干部”。那时候，村里有个驻队干部老马，每天到各家去吃派饭，他也跟着吃，伙食自然好些。老马瘦瘦的，高，戴个眼镜，走路两手背着，望天儿。国跟在他屁股后，走路也背着小手，脖子梗着，一晃一晃地很神气。进了哪家，那家人慌慌地说：“驻队干部来了。”国就大声说：“来了。”老马坐下了，他也跟着坐，一碗一碗让人端着吃。可老马常回城里去，国却没地方可去，于是就怅怅地在村口望。望见老马，就说：“走，上狗家吃，狗家有豆腐。”后来老马回城去

了。国自然是走到哪家吃哪家，走到哪家住哪家，啥时饿了啥时就吃。家景好些的给他烙块白馍；家景差的，也给他拍块玉米面饼子，没亏过他。可国还是想老马。再后国见了老马，知道他原是县文化馆的一般干部，当过右派，平反后当上了文化馆的副馆长，见人点头哈腰的，在县里尿也不尿。文化馆开个创作会，把县里大小干部都请去作“指示”，老马弓着身一口一个“首长”地叫，握个手身子抖得像麻花。又听说他老婆跟人家睡，经济也卡得紧，连吸烟钱都不给他，烟瘾发了每每到街角上捡烟头吸。想起老马当年的威风，国不由生出了无限的感慨。这是后话。

那时，队长忙了就把国交给梅姑带。在村里，也只有梅姑的话国才肯听。梅姑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，不曾见她怎样打扮，出门便亮了一条村街。梅姑夏天是村人的阴凉，冬天是村人的火盆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扯得年轻汉子的眼珠滴溜溜转。梅姑白，白得有色有韵；梅姑眼大，大得有神有彩；梅姑的头发黑，黑得有亮有姿；梅姑走起路来柳腰儿一闪一闪，无风自摆，馋得人眼儿小庙似的。国跟着梅姑享受了从来未有过的宠爱。梅姑只要一出门，就有人凑过来跟国说话，给他买糖块吃，还争着驮他。国在人前就显得更加威风，总拽着梅姑的白手让她扯着走，眼热得汉子们心里骂，脸上还笑着巴结他。梅姑疼这没娘的孩子，每日里给他洗脸，给他捉虱，夜里还要哄他睡。那时光是国终生难忘的。冬夜里，国总是一蹦一蹦地窜到梅姑家，缠着让她搂着睡，就搂着睡。一钻进被窝，梅姑就说：“国，凉啊，真凉！”尔后把他搂得更紧，半夜里，听见有人拍门，梅姑在国的腿上拧了，他便跳起来朗声骂：“我×你娘！”于是，便不再有人敢来。国躺在梅姑的怀里，吮吸着那温暖的甜香死睡到天明。六岁了，还常拱那奶子……

应该说，是梅姑孕育了国的早熟，使他看到了在那个年龄很难体察的东西。跟梅姑的时间长了，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梅姑

恋着老马，偷偷地。那时候，国还不知道老马是这样可怜的东西。那时的老马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在村里昂然地走来走去，一看见梅姑就神采飞扬，眼亮得可怕。小小年纪的国偷听了梅姑和老马的许多次谈话。老马给梅姑背诵他过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诗，尔后又背“啥啥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……”老马背着背着哭了，虾一样弓着身擦他的眼镜片，这时候梅姑就偎在他的身旁像猫样的温顺。梅姑是全村人的“一枝花”，梅姑不让任何人碰她，可最圣洁的梅姑却恋上了老马。老马是狗，是猪！多年后，国在心里这样骂。那时他已经明白了什么叫“征服”，这就是“征服”。这童年的思维萌动，是经过了三十年反刍才得以升华的。记得有一次，梅姑带他到河边上玩，走着走着就碰上了老马。梅姑撇下国急急地跑到老马跟前，悄声说：“你带我走吧，走吧。到哪儿都行……”老马嚅嚅地哭了，他有家，有女人……

此后梅姑常带国到颖河边上转。颖河静静在流着，堤上的“鬼拍手”哗啦哗啦地响，一只“叫吱吱”冲天而去，又无声地落下来。梅姑凝神往极远处望，国也跟着望。天边有一圆滚动的落日，无边无际的黄土地在落日下泛着灰色的金黄，地上晃动的人儿很小，蚁样的小。天光倏尔明了，倏尔又暗，静极了便觉得极远处的喧闹，那是一种想象中的喧闹，叫人血热。国自然不知道梅姑看到了什么，就这么跟着来了，又跟着去，久久伫立。有一回，国怯怯地问：“姑，你——等人么？”梅姑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把目光从极远的天边收回来，默默地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时国的思绪跳跃到那么一个晚上，在亮亮的油灯下，梅姑那白嫩的手抓住老马那被劣质香烟熏黄的臭手给他剪指甲。梅姑捏着老马的指头一个一个给他剪，剪了左手剪右手，剪刀“咔咔”地响着，响着……老马慢慢就抓住了梅姑的手，把梅姑揽在怀里。梅姑很温柔地从老马怀里挣出来，羞羞地说：“国，去问问明儿干

啥活儿？”国说：“老三说了，锄地。”梅姑扬起润润的亮眼，柔柔地说：“去吧，好国，再去问问。”后来国一想到此就骂，在心里说，×你娘老马！在河堤上，国看见梅姑眼里落下了一串泪珠，泪珠无声地溅落在黄土地上，印了一地麻坑。

再后，梅姑嫁到另一个村庄去了。又过了许多年，国已认不出他的梅姑了。他见到的是一个拖着娃儿抱着娃儿的邈邈女人，脸黄得像没洗过的小孩尿布，手黑得像鸡爪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身上还带股腥叽叽的臭味，国在心里说，梅姑呀，鲜艳的梅姑……

但那时候国还不可能有更多的思考。他还小呢，才刚刚七岁，跟村里娃们一起背着书包到乡村小学里上学去了。没爹没娘的孩子，自然免费。下课时就蹲在土墙后晒暖儿，或摇头去背那“人手口，大小多少，上下来去……”

### 三

如果不是那一顿恶打，国将会成为一个贼。那么，国未来最辉煌的前程也不过是一个进出监牢的囚儿，一个绑赴刑场的大盗。

在偷盗方面，国早在九岁时就有了些聪明才智。那是吃大食堂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的锅都砸了，全村人都排队去食堂里打饭。国自然失去了乡邻们的特殊照顾，他饿。一天夜里，他借着槐树从东山墙爬上屋顶，又扒着房顶上的兽头捣开了西山墙上的小窗户，偷偷地爬进了食堂屋。在屋里，他坐在放蒸馍的笼前一口气吃了三个大蒸馍，然后又用小布衫包走了十二个！第二天早上，人们发现蒸馍丢了，村治保主任围着食堂里里外外查了一遍，发现西山墙上堵窗户的草被扒了一个洞儿，就断定这是大人干的。因为山墙五尺多高，透风窗贴着房顶，娃们是爬不上去的。于是

全队停饭一天，治保主任领着挨家挨户去搜蒸馍……这时候，国正躲在烟炕屋大嚼呢！隔了不久，食堂屋又第二次被盗了。第一次被盗后，队里派专人在食堂屋睡，门上还加了一把大锁，连睡在食堂屋的人都防。结果是门被撬开了！这自然也是国干的。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溜到食堂门前，先对着门脚撒一泡热尿，然后用粪叉把门脚撬起来，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移，这一泡热尿至关重要，泡了尿水的门脚不再吱扭扭响了，国就这样从撬开的门缝里溜进了食堂屋。看食堂屋的是三爷，就在三爷的床跟前，他把蒸馍偷走了。他心怯，只拿了九个。第三次，国被当场捉住。这回食堂屋睡了两个人，他刚溜进去就被发现了。三爷用手电筒照住了他，一个精精瘦的小人儿。三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问：“谁?!”他立时怯生生地说：“三爷，我饿。”三爷用手电筒照着他，照了很久。尔后三爷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可怜他是孤儿，骂声：“鳖儿哇!”再没说什么。过了片刻，三爷说：“过来。”他抖抖地走了过去，三爷从笼屉里拿出一个馍来，默默地塞给他，说：“滚吧!”此后三爷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，直到国自己供出来。

国在十一岁时，偷的“艺术”更有了创造性的发挥。他偷三奶奶的鸡蛋，逢双日偷，单日不偷，隔一天偷一个。三奶奶开始以为是黄鼠狼叼跑了，后来又以为是老鼠吸了，因为鸡窝里有老鼠屎（那是国的“杰作”），再后来就以为是邻居，两家骂了半年，三奶奶揪住四婶的头发骂天，四婶拽住三奶奶的大裤腰咒地，到末了也不知道是谁偷的。在秋天里，国偷红薯、玉米的方法极为高明。他没有家，也根本就不往家带。他扒了红薯、掰了玉米之后，就在地里扒一个窝窝儿，然后点着火烤着吃，吃饱了就拍拍屁股回村去，鼓着圆圆的肚儿。国最有创造性的一次偷窃是在场里。那时天还很热，他赤条条走进场里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在队长严密的监视下，竟然偷走了场里的芝麻！那时乡下人已很



久没吃过油了，收那点芝麻队长天天在场里看着，眼瞪得像驴蛋！国仅仅在场里走了一趟，光着肚儿一线不挂，就偷去了三两芝麻！芝麻是他从鞋窝里带出来的……他在镇上用芝麻跟人换了一盘肉包子，吃了一嘴油。

国的偷窃行为给村里造成了空前的混乱。有一段时间，这家丢了东西怀疑那家，那家丢了东西又怀疑这家，你防我，我防你，打架骂街的事不断涌现。有许多好乡邻莫名其妙地结下了冤仇。这冤仇一代代延续下来，直到今天还有见面不搭腔的。尤其是三奶奶，多年来一直不理四婶，临死时还嘱咐家人：不让四婶为她戴孝！

这都是国造的孽。

国后来偷到镇上去了。在王集，他偷饭馆里的钱被人当场抓获，送进了乡里的派出所。这消息传回来，一时慌了全村。没娘的孩子，谁都可怜。村人们焦焦地围住队长的家门，立逼老黑去王集领人。老黑慌得连饭都没顾上吃，破例买了盒好烟揣上，掂了一兜红薯就上路了。

黄昏时分，国被领回来了。碰上下工，一村人围着看，可怜那小胳膊被活活捆出了两道血印！国竟然还满不在乎，跟这个笑笑，跟那个挤挤眼，恨得队长咬牙骂！

天黑后，队长吩咐人叫来了一些辈分长的人，梅姑听说信儿也来了，就着一盏油灯商量如何教化他。老人们默默地吸着烟，一声声叹气，说：“匪了，匪了，这娃子匪了！”队长一拍腿说：“×他的，干脆明儿叫鳖儿游游街！转个三四村，看鳖儿改不改？！”众人不吭，眼看就这样定下了，明儿一早叫国敲着锣去游街！梅姑突然说：“老三，娃儿还小哪，千万别让他去游街。”梅姑说着说着掉泪了。她说：“人有脸，树有皮。小小的年纪，丢了脸面，叫他往后怎么做人呢？”队长闷闷地吸了两口烟，骂道：“××的，你说咋办？”梅姑说：“打呀，老三。只当是自家的孩